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以劍自剄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瑋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

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

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爲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歛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

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弒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

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啗等作亂見殺贈太師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旣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為度支使。謙為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為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歛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為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已怏怏。既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為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

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辯。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與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歛為事。莊宗初即位。推

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公偽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與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廩錢。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

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

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
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
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
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
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
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
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
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
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
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

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
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
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藝能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
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
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
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
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二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
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
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

首稱藩。至于荆湖吳越。修貢賦。効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

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行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行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爲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屈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

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答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鞮而靴走廷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爲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

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又將兵益戍闡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又未至璋已反攻闡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嘗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

殺

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為貝州刺史璋為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為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貲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為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

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挾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史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賜自盡

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

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巖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

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乃以弘昭及馮贇代。

滿不空亦有起
入殿中據以塔

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即位。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又爲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鄭崇諂。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

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殺，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

皆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鄧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勗，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勗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勗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勗使濛問於神。神

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曷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曷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曷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

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曷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曷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曷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莊宅使。久之。以昭胤曷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曷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

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

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冢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

五代史卷二十七
五
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為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

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朗與嵩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嵩。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瞞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高祖聞嵩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為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為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度
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
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
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
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
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
戰栢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
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
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
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
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
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
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
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
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
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
將從駕騎兵出圍栢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

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
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
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
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
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
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
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
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
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為不可而

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
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
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
岳嘗為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
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
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
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常
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
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劄兵叛降從珂思同走
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

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四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祭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

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其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

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既然是

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鄧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

戒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
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
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
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窟山谷明宗
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緩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
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
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
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歛軍士也已
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
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

賜彥稠彥稠入逐鹽州諸戎取所虜男女千餘人潞王
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
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
贈侍中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
人走歸國於節未虧異於元行欽之走也然思
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
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

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切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閣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斃踏

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其非遽改。

佐官而革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淑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珣任園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戶叅軍說夷州司戶叅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

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且盧

革爲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卽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

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敢辱予凡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

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

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工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

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園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園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園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園多所違異初園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園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園謀隱其公解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官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園有隙同光三年園罷司馬守工部

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園攻已於後乃辟園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園黔南節度使園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園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園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園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庶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大常卿崔協可也

重誨以為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擢。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無

時輩百人。而讓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蠅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官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

益相惡而園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園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即位贈園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為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竒自匿守竒奔梁梁以守竒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竒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扈鑾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

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

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園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園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園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責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

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砍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

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又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訐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冤之。其後安重誨爲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

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箸。

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

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沉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

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鄠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佞。史彥瓊曰。我與群臣飲博。湏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

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未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王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

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求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

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即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

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矢志尤快。快。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

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

郊前齋一日群臣習儀於殿寔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
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
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趨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
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
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搖軍衆貶嵐州
司戶叅軍卒於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
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
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
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

趙巖巡官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
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
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
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
乃拜贊秘書監爲秦王傳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
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
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
於坐中贊自以師傅耻與群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
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
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

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父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贊亦爭以爲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賔

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踈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耻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

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侯而瓚留守
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
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
飲恨而卒

